

坚决废除喇嘛寺庙的 封毡特权和封毡剥削

民族出版社

坚决废除喇嘛寺庙的封建 特权和封建剥削

民族出版社编

民 族 出 版 社

1960年·北京

著号:2751(1)124

**坚决废除喇嘛寺庙的封建
特权和封建剥削**

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47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民族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1960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6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1 7/8 45千字 印数:1—8,000册

統一書号: 3049·84

定价: 0.14元

目 录

寺廟坚决貫徹“三反”斗争，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1)
哲蚌寺真相……	(6)
叛匪的巢穴噶丹寺……	(29)
大昭寺小昭寺喇嘛憤怒控訴寺廟反动上層叛国罪行……	(35)
蒼姑寺的今昔……	(39)
叛国殃民的江孜白居寺……	(41)
降当安覺寺僧众坚决跟党走……	(44)
必須廢除喇嘛寺廟的封建特权和剝削制度……	(46)
——記哲蚌寺結巴堪苏·坚白慈列的談話	
“叛匪是真正破坏宗教和殘害人民的敗類”……	(50)
——从印度返国的多吉帕姆的談話	
編后記……	(56)

寺庙坚决贯彻“三反”斗争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群 言

西藏的喇嘛寺庙是西藏农奴社会三种领主（官家、寺院、贵族）中的一个。寺庙拥有大量的庄园和牧场，占有大量农奴。寺庙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为苛刻。农奴出身的下层喇嘛，在寺庙中也是被剥削者。寺庙农奴主另外还享有各种封建特权。他们利用这些特权残害农奴和下层喇嘛，其狠毒的程度也不下于官家和贵族农奴主。

有些寺庙在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曾成为叛匪的重要据点和巢穴。

大量的事实证明，大部分寺庙的反动上层，特别是哲蚌、噶丹、色拉等大寺的反动上层，在叛乱中都扮演了穷凶极恶的反动角色。

寺庙的上层反动派不仅是这次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过去他们还大量屠杀过反抗他们的农奴，镇压过农奴起义。

寺庙上层反动派所以如此穷凶极恶，无非是想保持其对广大农奴无止境的压迫剥削，保持万恶的农奴制度。

寺庙对农奴的剥削压迫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在其广大庄园和牧场上，驱使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千千万万农牧奴，成年累月地为他们创造财富。除了极其残酷的地租剥削方式外，他们还规定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乌拉差役。他们的高利贷，象毒蛇一样缠着农奴，永远摆不脱。他们还利用宗教特权，以念经、打卦、降神等方式对人民进行敲詐勒索。

为了巩固这种残酷的經濟剝削，寺庙私設法庭、監獄，豢養了無數打手，用各種酷刑殘害無辜農奴。在這種封建特權下，寺庙及其上層反動派的血債是數不清說不完的。寺庙成了殺人的魔窟，寺庙的反動上層猶如混世魔王一般。

為了加強其反動統治勢力，擴大剝削範圍，寺庙還強迫農奴當喇嘛。許多農奴在“喇嘛差”名義下被迫當了喇嘛，他們等於“穿着袈裟的奴隸”。就這樣，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拆散了，不計其數的貧苦喇嘛被折磨死了。

在萬惡的農奴制度下，許多迫於飢寒或逃避差役的農奴，為了尋求一綫生路，也往往自投羅網，當了喇嘛，過人間地獄的生活。

寺庙的反動農奴主們，却終日養尊處優，淫污婦女，毫不顧什麼“佛法”和“戒律”。然而，在叛亂中他們竟也打起“保衛宗教”的旗幟！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究竟“保衛”的是什麼。

叛匪們，滿口胡言地說共產黨“破壞宗教”，“破壞寺庙”，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保衛宗教”的？又是怎樣“保護寺庙”的？

叛匪們在佛殿上架大炮，在經堂里大小便，偷竊鍍金佛像，奸污尼姑，雞奸童僧，這算什麼“保衛宗教”、“保護寺庙”？

實際上，他們“保衛的”只是萬惡的農奴制度，是他們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和貧苦喇嘛的封建特權。

反過來，請看看黨和國家在西藏又是怎樣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護寺庙文物的。

遠在進軍西藏之初，黨和政府就明令宣布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庙文物古迹的政策。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隨時隨地都在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人民解放軍

也从来不驻扎寺庙。这些曾为广大的爱国僧俗人民所称道。另外，党和政府还帮助宗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还帮助一些寺庙修缮并发放布施。

就是在平叛过程中，解放军仍然尽力保护各处的文物古迹，喇嘛的宗教活动还在正常进行。例如：大昭寺的古物，如格萨王的盔甲、唐代的古琴和藏王松赞干布使用过的酒杯，都保存得很好。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带去的、放在释迦牟尼象前的二十多盏金灯，至今还是灯火通明。

布达拉宫的古物、佛象和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都很好地保持原样。

拉萨的三大寺依然金碧辉煌，罗布林卡存放的经书和佛器，还由原来的“圣噶”（侍卫官）在保管着。

“贝叶经”是西藏最古老、最珍贵的经典。它是用金汁或墨汁在菩提树叶上写成的，年代久远，干燥易碎。这些“贝叶经”保存在功德林（拉萨著名寺院之一），丝毫没有受到损失。①

佛教著名经典“甘珠尔”（一百零八函）和“敦珠尔”（二百多函）也是西藏最宝贵的“经典”，都照数保存在拉萨三大寺和其他各寺庙里。哲蚌寺珍藏的“甘珠尔”和“敦珠尔”的手抄本，整套的“堯瑟松崩”（黄教始祖宗喀巴和他弟子们的文集）等等经典，都没有受到损失。②

看吧，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究竟是誰在“破坏宗教”、“破坏寺庙文物”的呢？听听贫苦喇嘛们的控诉吧，听听受辱尼姑的控诉吧，听听广大劳动人民的控诉吧，那个不羁叛匪是“披着袈裟的豺狼”？

在广大劳动人民和贫苦喇嘛的要求下，根据党的正确的方

①② 见6月3日《西藏日报》“拉萨佛经珍本和造像手稿保存得很好”。

針政策，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會議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決議”对寺庙規定了“在寺庙必須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剝削制度的三反运动”的具体政策。

这一決議受到了劳动人民和貧苦喇嘛的一致拥护。“決議”公布后，他們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三反”斗争中。拉薩的哲蚌寺、噶丹寺、色拉寺、大召寺、小召寺……，泽当的安覺寺，江孜的白居寺和其他各地大小寺庙的喇嘛群众和劳动人民一起，都連續召开控訴大会。通过吐苦水、挖苦根，群众的覺悟大大提高了，他們都认清了誰是他們的敌人，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要求早日实行民主改革，推倒压在他們头上的这座封建大山。

“让宪法进庙門”是广大劳动人民和貧苦喇嘛的迫切要求。政府和人民对喇嘛寺庙是按宪法行事的，寺庙中的任何人，只要遵守宪法，尽公民义务，就都享有公民的权利，可以当人民代表，担任政府职务，参加机关工作，参加社会活动，进行劳动生产等等。貧苦喇嘛也是公民，他們可以念书、看报、学习、开会，参加工作，参加劳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現在寺庙的叛乱分子被肃清了，封建特权和剝削制度被废除了，这一座封建大山被推翻了。各寺庙都成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这正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积极措施。

“三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各寺庙，都出現了新的气象，宗教信仰自由才算真正得到了保护，寺庙文物古迹也得了修繕和保管。例如，在哲蚌寺就成立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組，参加的有一般喇嘛，有格西，也有貝恰哇（專門念經的）。他們細緻地登記了一切宗教用具，妥善地保管着經典和佛象，把經堂佛殿打扫得干干淨淨。喇嘛紛紛議論說：“过去那些上层反动派，

名义上是管理寺庙，实际上是光想多剥削人民，因而寺庙就一天一天地破旧下去。现在完全不同了，由我们贫苦喇嘛自己管理寺庙，整理得比过去更好更干净了。这就更便于我们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在寺庙，喇嘛们一切正当的宗教活动都在进行。更重要的是，在贫苦喇嘛充分得到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他们有的还经常阅读报纸，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有的则自由地演戏、唱歌、跳民间舞蹈，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至于自动地参加劳动生产或种菜来改善生活，也是平常的事了。

各教派之间过去常因信仰不同而斗争，现在他们的关系正常了，大家都能够团聚一起，平等相待，各人可以自由地信仰他所愿意信的教派。

现在寺庙不再是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和贫苦喇嘛的魔窟了，广大的喇嘛群众开始走上了充满无限光明幸福的新路，信仰不信仰宗教都由个人决定，人们不必为“喇嘛差”而担忧了。这是西藏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伟大胜利。

哲蚌寺真相

勒佐尼瑪

寺庙，是三大領主之一，是千百年来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哲蚌寺，是三座大山中属于寺庙方面的最大的一个山头，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同时也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重要据点和巢穴。

哲蚌寺拥有大量的庄园和牧场，占有大量农奴，经营大规模商业。寺庙上层反动派对劳动人民和貧苦喇嘛的剝削极为残酷，对劳动人民和貧苦喇嘛的压迫极为惨无人道。

哲蚌寺在西藏各地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族聚居地区，拥有属寺約七百多个。

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依仗着所謂“家大业大”、“人多势众”，依仗着西藏統治阶级授予的特权，过去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輕重的地位。

哲蚌寺在过去西藏剝削阶级反对爱国、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中，都充当了冲锋陷陣的先鋒。

当拉薩地区的叛乱被迅速、彻底平息以后，終年受尽剝削压迫的穿着袈裟的劳动人民——哲蚌寺貧苦喇嘛們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他們抬起了头，挺直了腰，站了起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了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剝削制度的“三反”运动，把上层反动派的罪恶揭发了出来。宪法进了哲蚌寺。

这里整理出来的一些材料，只不过是哲蚌寺“三反”运动

中揭发出来的一部分黑暗事实。

哲蚌寺是叛乱的重要据点和巢穴

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参与了叛乱的策划和组织活动，如：派出代表参加以叛国为目的、臭名远扬的伪“人民会议”；派出大量由喇嘛组成的叛乱武装，在拉萨和西藏各地向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机关发动武装进攻；以青稞、酥油及其他大量经济力量支援叛匪；在叛乱前后，隐藏大量叛匪和枪枝、军用物资、文件、证件……；等等。作为哲蚌寺最高权力机构的拉基会议，对所有的叛乱活动，都进行了讨论、计划和组织。

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在组织、策划叛乱的过程中，披着宗教的外衣，欺骗、裹胁贫苦喇嘛为其卖命，并蒙蔽群众，混淆视听。在拉萨叛匪发动武装进攻前（1959年3月14日到18日期间），他们强迫全寺喇嘛念“咒经”，咒骂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当他们认为一切条件和措施都就绪了的时候，铁棒喇嘛多杰排达代表拉基会议，在3月16日向全体喇嘛宣读了叛国集团的所谓“独立宣言”，公开发出了哲蚌寺参加叛乱的命令。他们说“打仗是为了宗教”。他们用打卦降神的诡计愚弄广大贫苦喇嘛们说：“菩萨说我们打仗会获胜，神会帮助我们去打仗”、“神说目前是打仗的最好时机”。他们疯狂地叫嚣：“杀死一个汉人，胜造一座佛塔。”为了鼓励叛匪卖命，那些顶着活佛名义的上层叛乱分子向叛匪散发了大量“护身符”和“护身丸”。在叛乱的日子里，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策划、组织叛乱的首恶分子，带领着多年豢养起来的流氓、打手、爪牙，到处行凶作恶，疯狂一时。他们威胁“凡过去和中央有联系的人，都要悔过自新，否则，定予严惩”；对不愿参

加叛乱或对叛乱表示不滿的貧苦喇嘛，則加以毒打、残害。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所属泽当康村的喇嘛居美仁增，就因为对叛乱不滿，挨了一百二十五皮鞭。当时，哲蚌寺内外到处是烏烟瘴气，好人不得安生。

据不完全统计，哲蚌寺半数以上的喇嘛参加或被裹胁参加了武装叛乱，所有上层反动統治者都参加了叛乱的組織和策划活动。

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历来都是反对爱国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昌都战役时，他们就派出披着袈裟的“志愿軍”参加了阻止人民解放軍进军西藏的叛国活动。在1956年，他們曾勾結色拉寺、噶丹寺的反动派，結盟宣誓，永远反对改革。他們“准备用鮮血”保卫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1958年春天，他們又結盟宣誓，坚决反对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减免藏干、學員人役稅的決議”。所以，当叛匪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打着“卫教軍”的旗子在1958年夏天发动叛乱时，哲蚌寺的反动派就立即派出哲蚌寺喇嘛組成的装备齐全的三个步兵連加入了匪帮。

在平叛斗争胜利声中，经过“三反”运动的实际教育，貧苦喇嘛們認識到叛乱是三大領主为維持其对劳动人民残酷压迫剝削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发动的。貧苦喇嘛站起来了，认清了剝削阶级在民族和宗教的伪装下所制造的滔天罪恶。他們說：

“叛匪打錯了算盘，忘記了人民的力量——西藏劳动人民的力量，全国六亿五千万各族人民的力量，沒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力量，所以，他們失敗了，被打垮了，被消灭了。”由于貧苦喇嘛在党的領導、教育下阶级覺悟的不断提高，由于貧苦喇嘛和寺庙周围劳动人民的亲密团結，由于貧苦喇嘛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的团結，哲蚌寺的反叛乱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貧苦喇嘛們和寺庙中的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决心要挖掉哲蚌寺的叛乱根子，决心通过反叛乱的斗争，把哲蚌寺变成爱国进步的寺庙，使它坚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哲蚌寺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极为残酷**

作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哲蚌寺占有谿卡一百八十五个以上、牧场三百个以上、农牧奴二万多人，发放了高利贷粮約一千零七十万斤（如果把几百年来的旧债累积计算，估计是一亿六千多万斤）、高利贷银子一千万个大洋（如果把几百年的旧债累积计算，估计是一亿多个大洋）。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还经营着大规模的商业。他们把搜刮来的羊毛、皮张、药材等农牧业产品，用派乌拉的办法运出国境，然后从国外运进各种商品，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貧苦喇嘛們在“三反”运动中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哲蚌寺占有的两万多名农牧奴养活着七千七百名喇嘛，将近三个农奴养活一个喇嘛。如果把百分之七十五的貧苦喇嘛和相当一部分依靠家庭生活的富裕喇嘛除外，那么，二万多农奴的血汗只养活着为数极少的上层反动派。

第二笔：把一亿六千多万斤粮食的高利贷分摊到两万多个农奴身上，平均每个人欠了将近八千斤粮食的粮债；把約一亿个大洋的高利贷，平均摊到两万多个农奴身上，平均每个人欠了将近五千个大洋。如果按一个四口之家计算，把这些高利贷全部变成青稞，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十四万斤粮食的大山。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是一座血和泪砌成的大山啊！

哲蚌寺的各级组织，从拉基到扎仓、康村等，多数都占有谿卡和牧场，全部放有高利贷，并从事商业活动。为掌管残酷

的經濟剝削，各級組織都設有專門機構，并豢養着一大批爪牙。

貧苦喇嘛們控訴說，哲蚌寺上層反动派剝削、壓榨、搜刮勞動人民的花樣是數不勝數的，別處有的花樣哲蚌寺一定有，別處沒有的花樣哲蚌寺也有。花樣雖多，歸納起來不外是烏拉差役、高利貸和租稅。在哲蚌寺舉行的寺廟罪証展覽會上，有一幅貧苦喇嘛畫的畫，很受人注意。在這幅畫上，是一個忠厚、勤勞、淳樸的農民正和數條毒蛇搏鬥，毒蛇就要被扼死了。這裡的毒蛇就指的是烏拉差役、租稅、高利貸。

先說租。首先是地租：一種是勞役地租形式。這種形式多出現在寺廟直接經營的谿卡里。農奴租寺廟四、五克土地，即要出一個勞動力，到寺廟的自營地上常年服無償勞役，而農奴們賴以生活的小塊土地，則由於勞力不足，莊稼就荒蕪了，每年收入很少。另一種是實物地租。每克貧瘠的土地要出租子三克或四克，多的有十克。

在地租這個問題上，最殘酷的要算“大斗進小斗出”的勾當。收租時用大斗，發種籽時用小斗。哲蚌寺的反動派手中有三種斗，大斗（克）三十二斤，中斗（克）二十七斤，小斗（克）二十五斤；還有一根平斗棍，一面凸的用于支糧，一面凹的用于收糧，一反一正差兩斤。這樣，在收租的時候，用三十二斤的大斗進，再用平斗棍的凹面刮，三十二斤的斗變為三十三斤；支出的時候用二十五斤的小斗，再用平斗棍的凸面刮，二十五斤的斗又少了一斤變成二十四斤。大斗和小斗之間，相差九斤。不管大斗進小斗出，名義上每克都是市面上的二十七斤斗。所謂二十七斤的斗只是專為掩人耳目、塞人口舌的，實際上並不用。哲蚌寺占有的一百八十五個谿卡中，共有土地五萬一千余克，每年收入地租十八萬克糧食，合四百八十

六万斤。按每年收租四百八十六万斤計算，通过大斗进小斗出的卑鄙、罪恶勾当，每年即多剝削一百七十四万九千余斤，相当于整个收租数字的百分之三十八。

其次是畜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吉美其美”（不生不死）制。寺庙将老弱残疾公闕的牲畜交給牧民放牧，不計牲畜生死，世代定額繳租。但是这种定为“吉美其美”的牲畜，交到牧民手中以后，不仅談不到生（繁殖），而且因老弱残疾而不断死亡，过不多久，就会死光，可是畜租还得照常繳。这是一种非常阴险、残酷的剝削手段。在哲蚌寺的牧場里，有許多牧民几輩人从未見過牲畜，仍要繳納“吉美其美”租。有些“吉美其美”根本就是高利貸，寺庙將放出的高利貸，折合成牛羊，由牧奴們每年出租。“吉美其美”逼得許多牧民外逃。二是“吉約其約”（有生有死）制。牲畜归寺庙管理，牲畜生死归寺庙負担，但規定每两头母牲畜每年平均要生一条小牲畜，不足数字要牧民賠償。

不管那种剝削形式的畜租，每条牲畜都要繳定額的酥油、羊油、皮张、羊毛、奶渣、牛糞、毛繩等实物和大洋。牧民形容說，牲畜身上的东西都被刮光了。哲蚌寺貢麻扎仓所屬寒东康村的喇嘛舟巴群达控訴說：“哲蚌寺在牧区連山草河水和地下的人生果都要收稅，其他东西就更不必說了。”

哲蚌寺的上层反动派在收畜租时，又用大秤和小秤的把戏来进行更残酷地剝削。任何畜产品，都是要过秤的。每逢过秤，牧民們都忍着內心的憤怒和眼泪。哲蚌寺有三种秤，大秤每克二十四斤，中秤每克二十斤，小秤每克十六斤。那用石块捆成的秤砣，要大則大，要小則小。大秤和小秤之間每克相差八斤。哲蚌寺每年单收入酥油一万七千七百余克（合三十五万四千余斤），用大秤进小秤出，每年即多剝削七千零八十多克。

(合十四万一千六百多斤)。相当整个酥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在哲蚌寺的領地上，任何东西都要收稅，雞稅、猫稅、狗稅、花盆稅等等，无奇不有。在一个人的身上，除了“人头稅”外，据洛色林扎仓的喇嘛洛桑丹增說，他在家裏未当喇嘛以前，曾向哲蚌寺繳过“大腿稅”、“膝盖稅”、“耳朵稅”。就是“人头稅”也是名目繁多：孩子生下来到寺庙登記要繳十兩銀子的“出生稅”和两条哈达；一岁到十五岁，每年要繳三分銀子的“奶達稅”；十六岁到六十岁要繳一两至一百兩銀子的“米差稅”；六十岁以上，每年要繳一錢五分銀子的“过掌稅”。哲蚌寺在“人头稅”的项目下，还有两个特別的規定：一是人死时要繳耳环、帽子、腰帶等物，二是农奴家的人死光了，就要沒收全部家产（絕产）。据說，人死了，就不能再給寺庙繳“人头稅”和支差，因此要沒收遺產加以弥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在江孜仁布地方曾沒收死了的卖酒商巴桑的金耳环一只、全新帽子一頂、鞋子一双、褲子一条、长衫一件及金戒指等物品。据估計，哲蚌寺每年在沒收遺產上的收入，平均达八千余元之多。

烏拉差役，更是名目繁多，花样无穷，說不清，也数不尽。正如貧苦喇嘛控訴的，“不但人要支差，連雞羊等家禽和牲畜也得負担差役：雞要繳蛋；羊子除了要繳羊毛羊油外，在每年藏历十一月間，每天晚上还要集中到寺庙所屬的自營地上臥地”。在哲蚌寺外围，住着二百七十五戶差巴，專門为寺庙背水、打柴、扫地、运粮、运貨、背行李、背死人，他們世代終身負担着各种各样的繁重勞役。据当巴村十三戶差巴的控訴，单給寺庙文的九項比較大規模的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差，每年即有九百三十七天，平均每戶七十二天。如果把零碎差以

及妇女到寺庙自营地上耕种等支的差和为寺庙念经守夜支的差计算在内，平均每戶每年要支一百五十天以上的差。如果再加上为原西藏地方政府支的外差，正如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在筹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说的，“农奴要用百分之七十以上甚至全部时间为农奴主劳动”。寺庙上层反动派除了以寺庙名义给农奴派差外，还动辄以他们的个人名义派差。哲蚌寺叛乱分子、卸任基苏（掌管全寺经济的人）金巴之美（绰号烂嘴巴老虎），每次到谿卡去，都要沿途寺庙所属的农民一站一站地为他准备一百匹好马；当他到谿卡后，每晚还要派女人支“陪宿”差。据贫苦喇嘛江巴土登揭露，在山南金纳谿卡里，六十户人家的所有妇女都被这个烂嘴巴老虎及其爪牙以“差”的名义奸污过。

在烏拉差役方面，贫苦喇嘛們也算了一笔賬。哲蚌寺共占有农奴約五千戶，按最低数字算，每年每戶有一人經常支差（許多家庭是二人或三人支差），支差時間一百七十五天（有的支差時間达三百五十天），总计有八十七万五千多天。再按市場小工工資每天大洋一元計算，单烏拉差役一項，哲蚌寺每年即收入相当大洋八十七万五千多元的剝削。

这些，不知榨干了多少人的血汗！压断了多少人的腰！杀害了多少善良勤劳的农民！破坏了多少家庭！

哲蚌寺的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高利貸的利息。高利貸象一条把劳动人民拴在哲蚌寺的法輪（威风的象征）上的沒有尽头的鎖鏈。名义上，高利貸的利率規定为百分之二十，而实际上，有的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或者更多。农民們形容說，一触到高利貸的边，就跌进了万丈深渊，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又有那戶劳动人民不被高利貸的鎖鏈拴住呢？在东噶宗，有一戶哲蚌寺的差民，一百零七年前，他的祖宗借了洛色